

黑色文庫 第一集

我以我血薦軒轅

徐文立 著



勞改基金會 黑色文庫

我以我血薦濺軒轅 / 徐文立著

黑色文庫 第一集

出版者：勞改基金會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廖天琪

封面設計：Philipp Lampe

華盛頓 2001 年 11 月第一版

© 作者 徐文立

本書版權為作者所有，勞改基金會擁有中文發行權。非經作者及基金會同意，不得翻印，
复制和轉載本書文字和圖片。

*本書由勞改基金會設計，編輯及出版。若獲盈利，僅用作《黑色文庫》的出版費用。

I Shed My Blood to Color My Country

By Xu Wenli

Black Series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ww.laogai.org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01

ISBN 1-931550-14-X

Printed in Taipei, Taiwan

獻給我心愛的人—彤和瑾

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

- 卡爾·馬克思

有所作為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目 錄

出版緣起..... 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序..... 吳弘達

第一部分：我的申辯

第二部分：獄中詩鈔

第三部分：對中國民主人權問題的一些思考

自然·社會·人

彈淚男兒亦英雄

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先生的談話

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與韓東方對談

就中國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放棄鴛鴦政策，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致九屆人大的嚴正聲明

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與安琪對談

附 錄

中共政府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後的法律形勢

——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秦永敏

申請建立《中國人權觀察》致中央的公開信 徐文立

徐文立年表

出版緣起

勞改作為中共專制統治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遠在其建黨未久，在其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根據地”已存在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后，參照了當時蘇聯的勞改制度，在斯大林派來的“古拉格”專家指導下，溶合了毛澤東的“改造與生產結合”的思想，發展出這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監獄制度。勞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滅犯人的獨立人格和意志，剝奪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這項龐大的無償勞動力，為共產政權創造財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國的勞改犯就被調動去築路架橋，修河造壩，挖煤墾荒。這些無聲無息的奴工為共產政府獻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沒有人記得他們。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生命價值的輕賤和蔑視，直接造成了對中國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殘。隨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原始瘋狂的暴力行為和愚民式的政治運動逐漸式微。而鄧小平為爆發戶和拜金主義者開闢了一條康莊大道。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了社會發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開放政策使中國社會從粗暴進入俗媚，從暴戾走向糜爛。一個經過土改、反右、大躍進、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幫、反精神污染這些顛倒黑白是非，絕滅人性，輕視知識和道德長達四五十年代的社會，如果不經過反省，懺悔，痛定思痛和懲惡撫善的過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現代化的社會呢？無可諱言，改革政策以來，中國在經濟，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變化，但是毛澤東架構的極權政治制度，包括勞改制度並沒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大陸的社會必須經過徹底的反思，對災難的根源進行檢討和思辯，重新認識知識和道德的重要性，中華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義精神才有復蘇的可能，也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荒謬無知的悲劇重新上演。然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幾十年的毀滅性破壞，得有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這樣的淨化過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體制內，自由和人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逐漸開展。

作為社會最底層的勞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犧牲者。以往共產黨將人任意劃成不同的階級。以階級分貴賤，以階級區分天堂和地獄。成千上萬的人因為階級出身、思想意識、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甚至因為微不足道的個人原因，被共產黨政府送去勞改。勞改營裡，在“強迫勞動”、“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靈魂、脫胎換骨的嚴酷環境下，人被剝奪了意志、尊嚴、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在備受折磨後，幸能存活，心靈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躪和殘害也萬難癒合。人們在尋求歷史的真實面目時，那個時期裡，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歷史災難，特別值得我們警惕。歷史巨輪所輾過的苦難者的經歷，是一面忠實的鏡子，倖存者的故事永遠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勞改營倖存者的生活經歷和資料就成為我們拂拭染上塵埃的歷史鏡子的必不可少的一個塵拂。

勞改基金會自一九九二年成立以來，一直鏗而不捨地尋訪及收集勞改倖存者的事跡和證據，迄今已達五百餘份。在當前全球商業化的過程中，世界更傾向於資金財富的集中，文化事業的推動備為困難。雖然在重商業，輕文化的趨勢下，不少倖存者非常艱苦地一字

一行地把他們的親身經歷寫了下來，卻苦於無處出版。還有一些人不具備寫作的的能力，也有些人喪失了記憶的能力。那些來自勞改的呼聲和吶喊，那些血淚記錄的文字實在應該有一個機會被容納及保存。這是我們對子孫後代的負責，也是對公正及自由的承諾。勞改基金會願意，向散佈在全球，特別是如今尚在中國大陸的勞改倖存者繼續徵集資料，整理、編輯並出版這些文集。我們稱之為《黑色文庫》。

勞改營是中國畸形社會的縮影，它的倖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經過地獄煉火煎熬過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烙在這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賤民身上的，是專制政權掌控下國家機器的鐵的印記。勞改不僅對這些受難者摧筋斷骨，殘其軀體，還對他們洗腦換心。他們有些進去時是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來時已是白髮人；即使受過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這個大煉獄，也跟知識和資訊長期絕緣。因此幸存的生還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圓滑機靈生命力特強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盡，看破紅塵，苟延殘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庫》就是要保存這些人的聲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樸的記錄，我們都愿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們也都不加文飾，原文照登。相信讀者自能判斷。遇到當事人自己不能親自執筆的情況，我們則盡量以接近原始敘述的語調和情感予以記錄，以求傳真。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經歷了“失語”的時代，鄧小平和他的繼承人又想把中國人變成一個“失憶”的民族。讓我們來記錄歷史，為專制政權譜寫輓歌，為民族喪失的記憶招魂。

《黑色文庫》編輯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十月于華盛頓

序 言

吳弘達

這是一篇很難寫的序文。

首先，作者如今還在坐牢。按刑期十四年算，才過了四年，還有十年。誰知這十年中，徐文立本人，中國以及世界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作者在一九八一年被中共當局判刑十五年。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共將他作為政治外交的一張牌，他獲得了提前釋放。可是，他不願意被放逐到國外，僅與妻女相守度日，也不甘心做一個俯首貼耳的順民。於是，一九九八年又回籠了。

本書中收集的文稿截止到一九九八年。我相信作者不會就此噤聲停筆。他會持續自己的“事業”，包括寫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對這樣一個人的歷史地位及社會價值既不可簡單地從他已存在的文稿及社會活動中去判斷，亦不可以今天就輕易作出結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作者開始坐牢時，寫了“我的申辯”這部分。因為他自信不是“貨真價實的反革命份子”，他堅信中共會給他“公正地解決問題”。由于徐文立從少年時代就崇敬及追求馬克思主義，可能也認為中共與他信仰一致，所以他的不幸遭遇是一種歷史性的誤會。他大概認為這個悲劇既不是必然的，亦是可以避免的。在這兒作者激昂地吶喊，

讀了使人蒼蒼茫茫。作為旁觀者，我們知道這淒厲的喊聲，撞擊在專制極權的萬里長城上，是引發不出反響的。

作者在字裏行間，特別是在詩歌部分流露著對人生的愛惜，對妻女的眷戀，對真理鏗而不捨的追求。這些都曾是他信步勞改庭院中的精神支柱。合起書卷，閉目沉思：孤燈下，一位憔悴的婦女十數年來，如何度過那孤寂的日日夜夜；在異鄉異域，消瘦單薄的女兒怎樣咽下了淚珠兒，為老父奔走呼喊。為什麼這個自稱具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社會竟如此無情？

在書中的第三部分讀到徐文立在九十年代期間，享有自由的那幾年，孜孜不倦地跟朋友和同志們一道，思量研討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並深入城鄉各地進行實地考察，試圖了解中國社會不同層面所積壓和新生的危機。幾經沉浮，他對馬克思主義的迷思已經轉化成對人權和民主法制的追求。這就成為他二度入獄，被判重刑的罪名。為什麼偌大的中國容不下一這麼一介書生？

西方有句話“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遠離“革命”了，“吞噬孩子”的行為可以休矣。否則它終將被自己的孩子吞噬。